

深聚焦·如何让在线教育更有温度(上)

呼唤大学在线教育的“3.0版”——

互联网+教育≠将教育简单搬到网上

本报记者 赵婀娜

这几个时间节点,记录了慕课(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在我国发展的速度和轨迹:

2012年初,人们开始为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创立的Coursera在免费课程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拥有了100万学生而惊叹不已;

2013年,清华大学发起建立全球第一个中文慕课平台——学堂在线,致力于以互联网技术探索解决中国乃至更大范围的教育问题;

2014年,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成立;2015年,包括阿里巴巴、慧科教育等在内的社会力量主动牵手高校,基于在线教育,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向参与设置课程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构建人才培养的“云平台”;

2016年,学堂在线推出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连接师生的智能终端,将课前一课上一下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全覆盖,力求让课堂互动“永不下线”;

仅仅6年的时间,对于在线教育和慕课的态度,人们已经从惊叹“狼来了”,发展到今天的逐渐接受和热情拥抱,开始将更多的探讨放在未来大学的功能定位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是否会有更高效的知识传授形态出现。还有部分先行者已经开始思考大学慕课在完成了将课程从线下向线上转移、线下和线上混合教学两个重要阶段之后,是否还需要一次更深层的理念提升,一次从物理反应到化学反应的“3.0版本”的升级迭代。

在线教育,已和全世界处在同一平台上

如果说2012年初,在大学在线教育领域,我们仍处于追赶者和跟随者的位置的话,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大学在线教育的发展速度已经同发达国家比肩。日前,在清华大学召开的“LINK2017在线教育论坛”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就谈道,“在线教育、慕课不是中国的原创,但我们已和全世界处在同一平台上,我们应该有自信,也有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甚至赶超。”

清华大学学堂在线平台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吴岩的判断。从2013年发起至今,作为全球第一个中文慕课平台,学堂在线慕课课程数量连续两年稳居全球第一,目前注册用户超过700万,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教育的时空界限,为学校与学习者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时空,教、学、评、测等多个环节均因为技术的推动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互联网背景下的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已成为教育发展变革重要的推动力量。

但我们在热情拥抱“互联网+教育”时,必须深刻地意识到,教育不同于其他互联网产品,有着特殊的功能和属性。如何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下,呼唤在线教育的温度和理性共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思考。

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如何让在线教育更有温度”系列,从大、中、小学不同阶段探讨在线教育的发展前景及所面临的挑战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引发关注与讨论。

编者

学习覆盖175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基于慕课教学方式,清华大学开展了180多门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在尊重和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上发挥重大作用。

在线教育的发展,需要前瞻性的顶层设计。记得早在2013年,慕课刚刚进入我国之时,不少大学校长就在我国首次专门针对慕课召开的“大规模在线论坛”上,对将在线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明确建议:“尽管慕课的发展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慕课的商业模式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还远没有清晰,但我们不能期盼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采取行动,面对在线教育浪潮,我们有责任为我国在线教育的发展共同努力,首先就要制定清晰明确的国家战略,必须从国际挑战、国家教育全局和人才战略的高度加强了解和把握在线教育的发展趋势,制定发展在线教育的国家战略,形成长远聚焦发展的合力。”

如今,几年过去了,从世界人才竞争和教育发展趋势的高度来打量,尤其是在国外大学纷纷开始打造极具本土特色的文化教育课程的大环境下,我们发现,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高水平慕课平台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正如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聂风华分析指出的,“有必要集中优势力量建设、输出一批慕课,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从“线下”到“线上”,再到“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育

回顾几年来我国高校慕课的发展历程,在线教育经历了从“线下”到“线上”,再到“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育的发展演进。

先来看线上的探索。以高校思政课教学为例。2014年,清华大学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搬上了网络平台,打开网上《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教学过程同传统的思政课课堂有了很大改变。在这里,学生可以通过观看视频讲座、听播客、阅读电子书完成知识性、概念性的内容学习,还能在网络社区中与其他同学讨论,在任何时候均可查阅相关材料。教师也不再需要用大量时间讲授基础知识,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协助学生通过讨论完成个性化的自主学习。互联网平台上,思政课由“教好带动学好”向“好学带动学好”转变。

如今,贵州理工大学、三亚学院、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等地方性学校也加入了开放的思政慕课平台,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北大和复旦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一讲“大学·人生”就吸引了北京、上海、江西、湖北等地的近5000名大学生同时收看在线直播。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线教育给思政课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带来了诸多创新机遇。目前,国内其他高校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也做了很多探索,复旦、浙大等高校也都在推行慕课授课形式,实现了思政教学的移动终端化。

“仅仅实现线上的课程转移是不够的,还要将移动终端覆盖到教、学、反馈的全过程。”聂风华介绍,由我国自行研发的学习工具雨课堂就实现了将课前一课上一下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全部覆盖,“雨课堂让手机从‘低头的工具’变成了‘抬头的利器’”。今年4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聆听了使用雨课堂进行混合式教学的思政课课后这样谈道。据介绍,截至目前,雨课堂有

效教师超过120万,覆盖9万个教学班级,月活人数达到62万。

与此同时,“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育也在各高校探索实践。2015年5月,我国第一个混合式教育学位项目——“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启动,有64所高校基于清华的慕课开展学分课程学习认证。同时,以清华、北大、复旦为代表的部分高水平院校主动与国外的慕课平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协议,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更贴近当地受众的语言文化,推送我国高校的课程内容并筹备推出学分认证与学位项目。

获得学分不是大学慕课的单目标

尽管我国大学慕课和在线教育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未来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还是引发了不少大学负责人的深思。

“获得学分绝不是大学慕课的单目标”,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就曾有过这样的反思:获得学分、获得学位,绝不是大学教育的全部内容,如果把这些课程的学分叫做“硬学分”的话,大学所赋予学生的还有一种“软学分”,即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学生的能力和素养的养成,那么,这些“软学分”与互联网、与在线教育的关系是什么?而与此同时,当知识传授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在线教育手段所取代的时候,大学的功能和教学方式又该做怎样深层次的调整?

对此,有专家认为,“互联网+高等教育”不是简单地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高等教育的技术平台或工具,也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突破传统高等教育模式的时间和地域界限,重构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学习体系与评价体系,真正实现“互联网+高等教育”的流程再造。

“目前的慕课中,老师讲授的方式,内容编排的方式,作业考试的方式,都还是相对老式、旧制。脱胎于此,尚未换骨,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路径依赖,但迟早会被颠覆、打破,而进入到‘范式转移’的‘互联网+教育’阶段,即不是在原来的路上跑得更快,效率更高,而是在教育理念上升级迭代。”杨斌谈道。

(卢敏、耿炎、曹慧瑜、殷莹莹参与采访)

新评弹

“隐形资助”的有形张力

鸣言

通过对学生消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精准识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旦通过识别,资助金额将自动打到“一卡通”中。日前,教育部以“十八大以来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立情况和政策落实情况”为主题的发布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隐形资助”的做法被介绍推广并引发广泛关注。

之所以被关注和讨论,是因为“隐形资助”以大数据为翼,牵住了资助工作精准识别的“牛鼻子”。

长期以来,如何准确识别贫困学生和资助对象,始终是资助工作有效、精准开展的难题。为此,不少高校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如让学生填写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当堂演讲、自述家史,或通过是否经常下馆子、是否使用手机和电脑等“高消费”产品等来做隐性指标,还有个别的学校干脆为贫困生划定消费水平线,这些做法,既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也无法保障资助工作的科学界定。不久前,有高校辅导员反映,“身边有同学谈异地恋坐飞机频率就像打车,却拿着贫困证明,领了4年特困补助”,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贫困生精准识别的难度。

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手段的运用,为破解这一难题带来曙光。采集学生的家境情况和在校就餐等消费情况,作为综合数据录入数据库,结合辅导员老师和专业工作人员的观察甄别,优化数据库的精准性,建立动态的调整和退出机制,真正实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识别,用数据动态、长期追踪,这就有效弥补了依靠手动填写和主观陈述所导致的片面与感性。

“隐形资助”受到肯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举措中彰显了大学的人文关怀与育人的温度。不少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在入学之后,为了在大学中有尊严地生活与求学,往往不愿意过多透露家庭经济条件的窘迫,“隐形资助”恰恰很好地保护和尊重了学生的自尊,彰显了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

更重要的是,“隐形资助”体现了资助工作的机制创新和与时俱进。应当看到,作为最能体现公平与温度的学生资助工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资助政策体系完善力度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资助规模不断扩大。资助学生累计近4亿人次,年均增幅2.05%;资助总金额累计近7000亿元,年均增幅10.66%;财政投入累计超过4700亿元,年均增幅7.69%;学校和社会投入累计达到2200亿元,年均增幅17.77%,切实减轻了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使教育公平迈上新台阶。

但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学生资助政策当前还面临着一些艰巨挑战,如进一步增强资助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切实建立起有效的履责必尽责、失职必问责的机制,改变目前“谁来负责”“尽什么责”“如何问责”尚未完全明确的现状;如让资助宣传工作更“接地气”,让每位学生都能对资助政策了然于胸;如进一步引导困难学生树立正确的受助观念,实现从“扶贫”到“自励”的升华,从物质上的资助提升为心理上的激励等。清华大学日前推出的包括“党旗红”感恩教育、“暖心橙”助学举措、“黄土黄”国情认知、“新草绿”入学通道、“碧云青”能力发展、“蓝海蓝”文化拓展、“清华紫”校友支持在内的学生资助七彩“阳光工程”,正是旨在探索出一套立足需求、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的全面资助和成长体系。

释放“隐形资助”的有形张力,期待更多高校在“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努力中,做到有智慧、有阳光、有温度。

辣评

装好“心理行囊”

宋子节

又是一年开学季。数百万学子即将踏入大学校门,也催生了开学前后的消费浪潮和“开学经济”。但相较于手机、电脑、靓丽服装等组成的“物质行囊”,由自信、朝气、拼搏等组成的“心理行囊”其实更为重要。

从高中迈入大学,意味着学习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大学生开始独自踏上探索人生的旅程;意味着成长的路径从指向高考的唯一目标到无限可能;意味着从此以后将不在父母的庇佑之下独立探索成长……这些转变,就需要大学生在心理上提前做好准备。因为稳定而坚实的心理状态往往比物质条件更能保驾护航。沉稳的心态能够助力学生在精力充沛的黄金年代不负韶华,在自由开放的校园沃土中探索人生。良好的心态如同一枚种子,在进入校园的时候种下,在大学及社会的历练中不断丰满成长,进而培养出一种独立的人格——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坚定信念,在身陷困境时不言放弃,在舒适安逸中奋发前行。

装好“心理行囊”,需要家长的“扶上马送一程”。初入大学校门,面对无拘无束的生活,部分学生难免容易缺乏自控,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难以自拔。这个时候,家长的一席话往往可以避免学生陷入泥潭,尽快在自由而广袤的环境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与前进动力。

装好“心理行囊”,学校的引导也至关重要。学校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今年开学季,天津大学设置了时光信箱,每名新生都会领到一张明信片,写下对大学生活的期望,一年后开启。信箱负责人说:“信箱的设置是为了让新生们在一年后看看自己最初的梦想,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对大学生活进行重新规划。”这样的举措积极而充满正能量。

从高中到大学,一个新阶段的开启。看得见的,是背着行囊走向远方的背影,看不见的,是对学生心态的深层历练与打磨。行者常至,为者常成,大学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成熟人生的起点。求学行囊不应装满娱乐和开心的道具,而应装起远大的志向、科学的规划以及奋发的勇气。



9月11日至13日,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在京举行。9月12日,小学生在首届语博会“一带一路、语言铺路”展区参观。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深观察

儿童剧,别低估了你的小观众

本报记者 刘阳

北京东单地区,一个名叫台基厂二条的胡同里,隐匿着一个橙色招牌的小剧场——超剧场。这个由演员邓超和编剧俞白眉共同经营的剧场,是北京许多孩子和家长周末都会光顾的地方。这里上演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小剧场儿童剧,即使已经见过广阔天地的家长们在这里也会不禁赞叹,一个胡同里的小小剧场,竟能如宇宙中的黑洞一般,变幻出无限的可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超剧场于2016年正式营业。在此之前,邓超和俞白眉在从事影视工作之余,也经营着自己的剧团。2006年,两人合作的第一部舞台剧《翠花上酸菜》在北京海淀剧场驻演数月,掀起了国内舞台商业喜剧的潮流。前两年,为了在演出场地上有更多自主权,两人租下了位于台基厂二条的这个小剧场。有了剧场,更多的时段用来演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在上海看到了一出国外机构制作的儿童剧,大为赞叹。“既然我们都是孩子的人,为什么不为孩子们做剧呢?”二人一拍即合。

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对孩子的

艺术教育也越来越重视。近几年,国内的儿童剧演出市场越来越火,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往往一到周末,但凡有儿童剧演出的剧场都一票难求。“但选择看什么样的演出、什么样的儿童剧,其实对家长是有一定的审美要求的。”俞白眉说。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儿童剧的认知和定位都是相对固定的——简单的故事和夸张的人偶,在大人的理解里,儿童剧要呈现的内容和情感似乎越简单越好,形式则越直接越好。但俞白眉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常识性的误区。

每年,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都有一项全世界最盛大的民间艺术活动在这里举行——爱丁堡艺术节,来自各国的艺术家相聚于此,演出、交流。艺术节期间,整个爱丁堡都是戏剧的天堂。一个咖啡馆可以是一个剧场,一个阶梯教室可以是一个剧场,一辆巴士也可以是一个剧场,人们在剧场之间来回穿梭,从一个剧场到另一个剧场,只需要五六分钟。而自从超剧场营业

以来,俞白眉也连续两年来这里看剧。

在艺术节看到的好作品多了,俞白眉忍不住想,为什么一些好的儿童剧更原始、更简单,却让人心跳更快?为什么一些原本我们以为孩子看不懂的表现手法,却能把剧场里的小观众们逗乐得前仰后合?

但是,由于艺术节的作品多是小剧场戏剧,演出规模不大,很少有国内演出商或从业者会予以关注,国内观众也就更没有机会看到了。于是,俞白眉决定带着任务去爱丁堡,把好的儿童剧带回国内演出,既让更多孩子看到好剧,也为国内的儿童剧从业者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引进的目的就是向好的作品和经验学习,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创作做得更好,比他们更用心、更精致。”俞白眉说。

营业一年多,超剧场的舞台上已经上演了十余出国外优秀儿童剧,其中包括来自法国的《回声超人》、来自澳大利亚的《孩子臭》、来自加拿大的《影子梦工场》、来自英国的《钢琴怪杰》等。这

些演出的舞美往往非常简单,但更加强调内容本身,也更注重对孩子心智的启迪。

在不断引进作品的过程中,俞白眉默默观察着小观众们们的反应。“小孩子真正喜欢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首先你不能低估孩子,有的作品比孩子本身还低龄,这就很要命。”

今年夏天,超剧场推出了第一部原创儿童剧《渔夫与金鱼》。这个已经在数代人中流传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在灯光、影像、肢体和声乐的重构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演出3天,不仅收回了制作成本,而且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刚开始排练这个戏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人也跟导演有过不同意见。他们觉得这个剧里有美声和流行音乐,不是真正的儿童剧,我说这是你们把儿童剧理解得狭隘了。《狮子王》既被小孩子喜欢,也被大人喜欢,它里面的配乐只有童谣吗?你们不能小看小孩子,只要是真正美的东西,你们能看懂的,他们也能看懂;你们能听懂的,他们也能听懂。”俞白眉说,“好的儿童剧起到的功用就应该像科技馆一样,孩子们不一定非得记住什么知识,但他们一定会觉得好玩儿,他们可以通过它接触到新的世界、看见更多的美。”



本版责任编辑:刘阳